

唐代庭州地区的人口和营田

李锦绣

贞观十四年(640),唐平高昌,建立西州。与高昌相应的屯兵可汗浮图城(今吉木萨尔县护堡子古城)的西突厥叶护降唐,唐在其地建立庭州,置金满(为庭州治所)、蒲类(今奇台古城附近)二县。这一设置标志着唐朝开始直接统治天山北麓的游牧民族,从此北疆列入大唐版图。永徽二年(651),阿史那贺鲁反叛,攻陷庭州,年底被唐收复,次年,又置轮台县。龙朔三年(677),庭州设金山都护府,管辖唐置于天山以北、金山以西、巴尔喀什湖以南、两河流域以东广大地区的羁縻府州。长安二年(702),以庭州置北庭都护府,并建立烛龙(瀚海军),北庭都护掌领庭州、伊州(伊吾军)、西州(天山军),辖兵数万人,管理昆陵、濠池两都护府所辖天山北麓、热海以西的西突厥故地。与天山以南的安西都护府(治龟兹)分疆治西域,成为唐经营北疆、对西域各地进行有效统治的军事重镇和核心。景云二年(711),升格为大都护府。安史之乱后,北庭行政、军事建置一度增加,宝应元年(762),庭州增置西海县,改金满县为后庭县;大历六年(771)九月,于轮台县增置静塞军。但贞元六年(790)庭州陷于吐蕃,最后一任北庭大都护杨袭古被杀,唐失去了对北庭的控制。

教再次成为这里的主流宗教信仰。我们今天的北庭西大寺壁画上看到的回鹘可汗供养佛教的形象,就是这以后的反映。

(作者单位:北京大学历史系)

唐玄宗《敕北庭将士百姓等书》开头曰：“敕北庭将士、部落及百姓等。”（《张九龄集校注》卷8，中华书局，2008，533页）可见北庭地区存在着三种身份的人，即北庭将士、北庭周围羁縻州府部落及北庭百姓。

贞观十四年除设庭州，“每岁调内地更发千人镇遏焉”（《通典·边防·车师》），这是最早驻防庭州的军队。征发的士兵，唐初为各地府兵，如高宗年间，西州就有“一十二人庭州镇”（《吐鲁番出土文书》第7册，171页）。随着常驻边军的设立，由兵12000人、马4200匹组成的庞大的瀚海军，成为庭州地区常驻边军。此外尚有一定数量的防人、土镇、烽戍兵、子弟等诸色兵种。如大历三年，庭州还差西州百姓曹忠敏“充子弟”（同上，第9册，158页）。开元年间，边军主要由募兵充任，唐鼓励健儿家属随军驻扎，瀚海军家属若以平均每户4.2人计，则瀚海军士兵及家属应有五万多人。

庭州的官吏可分为武官（军将）和文官（州县官）两部分，张无价任北庭乾坑戍主（同上，第9册，135页）是武官，麴玄福任“将仕郎，守北庭蒲类县主簿”（《文苑英华》卷415）则是文官。庭州与北庭都护府都置有胥吏，如23岁的西州人令狐高贞在西州授田，任庭州佐史（《吐鲁番出土文书》第6册，576页），同样的西州百姓匡君感任“北庭府史”（同上，第7册，513页），即文职胥吏。

建中二年的诏令中说：“北庭、四镇，统任西夏五十七蕃、十姓部落。”（《唐会要》卷73）北庭都护府按三十六蕃，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记载有盐州都督府、盐州都督府、阴山州都督府、大漠州都督府、轮台州都督府、金满州都督府、玄池州、哥系州、咽面州、金附州、孤舒州、西盐州、东盐州、叱勒州、迦瑟州、冯洛州。“已上十六蕃州，杂戎胡部落，寄于北庭府界内，无州县户口，随地治畜牧”。这些蕃州部落人口众多，如景龙二年十月，“胡禄屋二万帐诣北庭内属”（《册府元龟》卷974），《命吕休璟北伐敕》中，提到参加这次征讨突厥军事行动的“诸蕃部落兵健儿二十五万骑”（《唐大诏令集》卷130），可见北庭周围的部落之多。他们为游牧人口，帐居，逐水草，“随地治畜牧”，奠定了北庭地区畜牧业的基础。

据两《唐书·地理志》，庭州天宝时“户二千二百二十六，口九千九百六十四”，户均口数4.48人。《通典·州郡四》记载户2398，口9715，户均4.1人，较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40所载开元2676户反而有所减少。但实际情况可能正好相反。因为敦煌县博物馆藏58号“天宝地志残卷”记录了北庭诸县的设乡



情况,据文书第15行,金满县为中县,有二乡,轮台县为中县,有三乡,蒲类县为下县,有二乡。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记载开元时北庭诸县,轮台、金满、蒲类皆为下县,可见天宝时北庭县的等级有所上升。这表明天宝时北庭地区人口较开元时是有所增加的,统计的数字有隐漏不实之处。

日本京都藤井氏有邻馆15号文书记载:

金满县 牒上孔目司

开十六年税钱,支开十七年用。

合当县管百姓、行客、兴胡,总壹阡柒伯陆拾人。应见税钱,总计当贰伯伍拾玖阡陆伯伍拾文。

捌拾伍阡陆伯伍拾文,百姓税。

(后缺)

文书后面残缺的部分,当为“行客税”和“兴胡税”。金满县的户税对象由百姓、行客、兴胡三种人组成。其中,兴胡是往来于丝绸之路的商胡,亦即九姓胡,他们来自蕃域,又叫兴生胡。行客是羁旅中的游客或未附籍的浮客。开元中,行客有的成为北庭镇戍的官员,如俱六守捉的“押队官、行客、左骁卫别将、上柱国王元裕”(有邻馆40号文书);有的成为瀚海军军卒,如34岁的籍贯宁州罗川县的石抱玉即为“马军行客”(有邻馆12号文书)。但更多行客还是以经商为主。百姓、行客、兴胡这三类人,构成庭州的基本人口。根据户税总额和百姓税税额可知,百姓只占1/3,行客、兴胡是百姓的两倍。

西州的百姓是原高昌国居民,汉人较多,汉化程度较高。贞观十四年,高昌国民以“归朝”的身份,成为大唐子民。吐鲁番出土文书记载贞观中某乡“归朝”人口427人以上(《吐鲁番出土文书》第4册,7页),正体现了某乡百姓隶属关系的转变。庭州归朝人口多少,则不易确定。贞观二十一年,去西州经商的米巡职为“庭州根民”(同上,第7册,8—9页),可能是庭州的原住民。这样的“根民”应该不多。由于庭州前身是突厥可汗浮图城,归朝人口应以突厥、铁勒人为主,汉族人口较少。之后,随着唐朝的开发,庭州人口不断增加,其中汉族主要靠流移人,即《元和郡县图志》所谓:“其汉户,皆龙朔以后流移人也。”除流移人外,也有一部分是检括浮客附贯的,如蒋化明,原贯京兆府云阳县,因为到了北庭,“括客,乃即附户为金满县百姓”(同上,第9册,62页)。

“唐西州某县事目”文书中,提到“当县百姓、部曲、行客”(同上,第7册,345页),百姓家中还应有贱民奴婢和部曲、客女、乐事等人口。此外,西州还有寄庄户(同上,第7册,457、461页),寄庄、寄住,与行客不同(同上,第9册,28、30页)。可能是部曲、奴婢不纳税,寄住等在原籍纳税,因而有邻馆文书中未记载这些名目,但唐代活动在庭州地区的人口,除百姓、行客、兴胡之外,也包括有贱民及寄庄、寄住户。正是这些将士、官吏、部落、百姓、兴胡、行客、奴婢等从事各行各业的数十万甚至近百万的人口,共同促进了庭州地区的经济繁荣。

庭州地区地理环境优越,适合农牧。唐玄宗《敕伊吾军使张楚宾书》云:“丰草美水,皆在北庭。”(《张九龄集校注》,528页)这与岑参《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》的著名诗句“胡地苜蓿美,轮台征马肥”适相印证,三十六蕃得以在北庭周围水草丰美的牧场中“随地治畜牧”。由于水源充裕,北庭地区形成了天然绿洲,适于农业,可以屯垦。龙朔年间(661—663),哥逻禄部落一千帐向隶属于轮台县的金满州行进,“百姓逐水,各种少多麦田”(《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》,中华书局,2008,309—316页),印证了庭州地区宜农宜牧的自然环境。由此发展的经济,农业、畜牧业、商业并重,在开天时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态势。

据吐鲁番出土文书,可知唐代西州农业生产中,要“运粪田中,并斫田”。在租佃田地时,“田中粪壅土”,“田中耕牛、人力、麦子、粟子”由租佃人负责(《吐鲁番出土文书》第4册,46、59页)。此外,还要用牛“践麦”(同上,第6册,460页)。可见当时种田时要普遍施肥,动用人力斫田,并预备种子,使用耕牛,实行的是精耕细作。

庭州的农业也采用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先进的生产技术。始建庭州时,地广人稀,唐朝派驻军队开展大规模屯田。据《唐六典》卷7,“凡军、州边防镇守转运不给,则设屯田以益军储”。开元时诸军、州管屯,总992屯,北庭占20屯,伊吾军1屯,天山军1屯。诸屯“大者五十顷,小者二十顷。凡当屯之中,地有良薄,岁有丰俭,各定为三等”。北庭的屯田应是大屯,共1000顷。S.11453L“唐开元年间瀚海军兵曹司印历”文书(孙继民《唐代瀚海军文书研究》,甘肃文化出版社,2002)第15行提到“咄玉屯状为兵权德行患请替事”,“咄玉屯”应为北庭20屯之一,兵权德行为屯田上的劳动者,他病患之时,要由其他兵士代替,以保证屯田的正常劳动力。诸屯可营稻、禾、大豆、



小豆、乌麻、麻、黍、麦、乔麦、蓝、蒜、葱、瓜、蔓青、苜蓿等，北庭的营田主要种植粟、麦、青稞、豆、床、苜蓿等。屯田支給种子、耕牛、农具，还要有“输丁”助屯。

士卒、屯丁、流放刑徒是屯田上的三种主要劳动者。士卒屯田更为普及，如上引咄玉屯权德行病患请替所示，但可能也不排除有一部分以租佃的方式经营。S.11459J“唐开元年间瀚海军兵曹司印历”文书第4行提到“左一等六军连状为种军人田人姓名事”，可见“种军人田”的并不全是军人。屯田的等级以收获多少为定，按屯田上的一切收获物计折。《太白阴经》卷5记载，“等级殊等九千石，第一等七千石，第二等六千石，第三等五千石，岁无水旱灾蝗，满四千石者，屯官有殿”。《太白阴经》所记一屯有六十顷，亩产1.5石，为殊等，亩产1.17石，为第一等，亩产1石，为第二等，若亩产0.67石，则为第四等，在非水旱虫灾的情况下，入第四等是要受罚的，但北庭的屯官入第一等的非常多。《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》记载，开元年间，北庭都护府功曹府、流外肆品、云骑尉王孝□，北庭都护府录事史、流外伍品、骑都尉曹怀嶷，北庭都护府户曹史、流外伍品、武骑尉张虔礼等，均“营田第一等”。

北庭的营田在营田大使（或支度营田使）、副使直接领导下，下设营田判官，每屯有屯主、屯副，根据严格考课和入仓制度，井然有序地进行。张仁楚如意元年（692）“检校庭州刺史兼营田大使”，可见在北庭都护、瀚海军设立之前，庭州地区的营田已经紧锣密鼓地进行了。和守阳“景龙之岁，以军功授义阳府别将，碛西支度营田判官”，后“转北庭副都护兼右司御率，专知仓库支度营田使。始终十年，储蓄巨亿”（《唐代墓志汇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2，1022、1580页），在营田使任上做出了巨大成绩。“储蓄巨亿”当不是墓志溢美之词，北庭营田的积贮，在开元天宝时是达到了“巨亿”的。

除了隶于诸军的屯田外，庭州地区的营田尚有镇戍、守捉、烽铺的营田和副田。唐《军防令》规定：“防人在防，守固之外，唯得修理军器、城隍、公廨、屋宇。各量防人多少，于当处侧近给空闲地，逐水陆所宜，斟酌营种，并杂菜蔬，以充粮贮及充防人等食。”（《唐律疏议·擅兴律》）因此，兵士普遍开垦土地，营种粮菜。据吐鲁番文书，可知伊吾军所属速独、高头、阿查勒、泥熟、故亭、青山、花泉、乙耳、伊地具、波色多、柳头、明等烽，乌谷、骨咄禄等铺，均积极副田，垦地八亩、一亩不等，种植粟、床、豆等；西州赤亭镇、柳谷

镇、白水镇、银山戍、方亭戍等，也大量营田。北庭都护府辖有清海军、俱六镇、凭洛镇、神仙镇、沙钵镇、蒲类镇、郝遮镇、盐泉镇、特罗堡子等。这些镇戍也因地制宜，垦田副田，如《吐鲁番出土文书》第8册就记载了俱六守捉、神山守捉、凭洛守捉和折冲府的副田情况，这些军事单位的营田收获，也要上报支度营田使、副使（197—198页）。

此外，馆驿、长行坊、车坊也要分配田地，自主经营，官府的公廨田、官人的职分田，也在庭州的田地中占有重要比重。S.11459E“唐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瀚海军兵曹司印历”文书第16行记载“车坊小作兵胡遇”，这个“车坊小作”可能和“长行小作”（《吐鲁番出土文书》第10册，248—254页）一样，为附属于车坊的管理营田机构，小作收入粟、麦、草等，供车坊支用。

经过多方面、多渠道、大规模地开垦土地，庭州的屯田和其他官府田地、私田经营都取得显著成效。经过唐太宗、玄宗的西域经营，“中国无斥候警者几四十年。轮台、伊吾屯田，禾菽弥望”（《新唐书·吐蕃传下》）。轮台田连阡陌，硕果累累，正是庭州地区营田成果的展现。

北庭兵额2万，战马0.5万，运输的六驮马1.2万，兵马年食粮近40万石。唐朝年供和杂匹段8万匹，按天宝物价，可杂粟10.5万石，北庭的屯田副田提供军粮近30万石（见拙著《唐代财政史稿》上卷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5，1232页），仅此一项，即可见北庭屯田的意义。如再统计馆驿、长行坊、公廨等田地，北庭官府营田所占比重更大，营田收入在国家财政中的地位更重。因此说北庭是唐帝国屯垦重地，当无疑意。

北庭的屯田营田不仅保证了北庭军队兵马浩大的食粮支出，满足了国家行政、交通的基本需要，而且也积蓄了大批的粮食，并向其他地区输送，成为西北重要的产粮基地。

唐玄宗《敕河西节度牛仙客书》铿锵有力地指出，朔方军等二万人至北庭，“粮贮可支五年以上”（《张九龄集校注》，538页），可见北庭仓储贮积之丰盛。由于近百年的辛勤开发和经营，北庭粮食作物中也出现了自己的品牌。“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”中，在“米面行”里，专门有一种“北庭面”，这种面每斗上估35文，比上估每斗38文的白面要便宜（池田温《中国古代籍帐研究》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，1979，447页）。S.11453H“唐开元十五年九月瀚海军印历”文书第8行提到“押官西北桌面事事”，这里的“面”，也许就是“北庭面”。“北庭面”的出现，显示了北庭农业生产的发达水平。



贞观二十二年,庭州人米巡职带着“奴哥多弥施年拾伍,婢婆匍年拾贰,驰一头黄铁勒敦捌岁,羊拾伍口”到“西州市易”,应该是以奴婢、驼、羊为市易的商品,显示了当时庭州畜牧经济及奴婢买卖的发达。而到了开元二十一年,庭州金满县百姓蒋化明作为“北庭子将郭琳的作人,先使往伊州纳和余”(《吐鲁番出土文书》第9册,63页),可见庭州的农业生产已经颇为繁荣,超过了伊州、西州。正因为粮食有馀,才会从庭州向伊州出卖。这种粮食有馀的现象应不始于开元。神龙三年夏季,支度使勾征出小麦二石六斗,为“轮台运欠”(《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》,47页),表明轮台已经向西州运输粮食。也正因为如此,开元二十一年,康大之“往轮台征债”(《吐鲁番出土文书》第9册,36、38页),景龙年间,西州的大女阿弥也“向北庭逐粮在外”(同上,第7册,517页)。种种迹象表明,神龙、景龙年间,即北庭都护府建立不久,北庭的经济水平就已经超过西州。因此由北庭领西州、伊州,庭州为都护治所,不仅表明庭州的军事地位超过西州、伊州,也昭示着庭州已成为北疆地区的经济中心。

(作者单位: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)

天山雪歌送萧沼归京

唐 岑参

天山有雪常不开,千峰万岭雪崔嵬。
北风夜卷赤亭口,一夜天山雪更厚。
能兼汉月照银山,复逐胡风过铁关。
交河城边飞鸟绝,轮台路上马蹄滑。
晦霭寒氛万里凝,阑干阴崖千丈冰。
将军狐裘卧不暖,都护宝刀冻欲断。
正是天山雪下时,送君走马归京师。
雪中何以赠君别,惟有青青松树枝。

